

第六十一章 秀水街的老鋪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兩國外交來往，使團在北齊上京的行程安排是早就確定的，按道理講，像範閑這種身份的人在上京走動、身邊一定會有相應的陪同人員，範閑本身卻很忌憚這種安排，雖然早有常駐的官員開始談判，他依然在經過北齊皇室方麵的允許之後，來到了禮部。

秘密協議中，用言冰雲換肖恩和司理理兩個人，本來慶國就吃了大虧，所以範閑急著要找到對方藏在暗處的執行人。但沒想到，那位名義上的禮部疏義郎，真正的北齊錦衣衛副招撫使，竟然躲著自己不見！

看來對方是想多拖幾天，範閑大怒，一揮衣袖出了禮部大門，理都不理那些齊國的官員。禮部門口，林靜也已經從鴻臚寺那邊趕了過來，悄悄對範閑搖了搖頭。

四人重新上了馬車，林靜才開口說道：“衛華少卿，從出宮之後也就語失了，不知道去了哪裏。”

範閑歎氣道：“估計別處也是一樣，齊國人想多拖幾天。”

“多拖幾天有什麼好處？”王啟年皺眉道：“反正他們始終是要把人交出來的，我還不信他們能一直拖下去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：“我們要盡快把言冰雲撈出來。”

“怎麼撈？”

“去衛華家去。”

“長寧侯府？”林靜為難說道：“那可是太後的親兄弟，我們這些外國使臣貿貿然跑著去，是犯大忌諱的事情。不合製度，隻怕會鬧出不少事來。”

範閑笑了笑說道：“最好能讓北齊皇帝手下那幫禦史，明兒個上朝參長寧侯一個裏通外國。這就更妙了。”

計定之後，馬車離開了禮部衙門，身邊的禦林軍自然是跟著的，遠處還有些看似路人的密探一路跟著。王啟年人坐在馬車裏，卻老遠就能聞到那些人身上的味道，輕聲對範閑說道：“提司大人，應該是錦衣衛的人跟著我們。”

“反正有禦林軍陪著，難道還怕咱們走丟了？”範閑輕聲說道：“不用理會他們。最關鍵的是，這幾天不要急著聯絡院裏在北齊的人手，給那些探子帶去不必要的風險就不好了。”

依照朝廷命令盯著使團一行的北齊密探們也有些奇怪，這些南方來的使臣離開禮部之後，為什麼會有興趣去逛街，而且逛的是上京最豪華，最奢侈的秀水街。這條街上賣的都是像玻璃製品之類的奢侈物件兒，根本不是一般百姓能消費得起的。

一位密探皺眉說道：“為什麼這些南蠻子要逛秀水街？”

身邊的下屬回答道：“難得出國一趟，當然得買些好東西回去。這些南蠻子現在有錢得很，不買些玻璃杯回去，怎麼向家裏的人交待？”

“蠢貨！”頭前那位密探罵道：“這天下的玻璃都是南慶出的，他們哪裏用得著來咱們上京買？”

秀水街的人並不多，但行走在那裏的齊國人都是大腹便便之輩，滿頭珠釵的婦人，一看便知道腰包裏的銀子不多。但銀票一定比家裏的書要厚實許多。那些店鋪沿街而作，每間之間隔著些許距離。不遠不近。恰到好處。

那些招牌更是顯眼，豎直擱在店麵之外。上麵塗著黑漆，描著金字，隻是有的金字已經逐漸褪色，那些有錢的東家卻似乎不想去換，仔細一看落款，才知道原來這招牌很有些年頭了，題字的人往往也都是百年，甚至數百年前的一代名人，之所以任著金字漸褪，想來是這些商人們想刻意營造出一種古樸篤實之風，炫一炫百年老店的氣息。

唯獨是秀水街最正中的七間鋪子與眾不同，招牌都是橫著的，雖然不是嶄新的，但與周遭一比，就要顯得年月淺了許多，這些鋪子有的是賣玻璃製品的，有的是賣肥皂之類物事的，有的是賣香水的，有的是賣棉布的，有的是酒水

的，最稀奇的是有一家，居然是專門賣玩具的。

幾輛馬車在街口停了下來，有禦林軍的士兵護送，這等架式甚至連一等王侯都比了過去。但秀水街上所有的商家依然保持著自矜，沒有人出來迎客，隻是等馬車上下來的那四個人逐一走過。

這四人一路往香水街裏走去，終於在賣棉布的那家門口停了下來，其中生得無比清秀的那位年青人摸了摸腦袋，似乎有些不明白為什麼棉布也能算是奢侈品。

入店之後，那位老板向這幾位麵生的貴客解釋道：“說到種棉花織棉布，傳說數百年前倒是有位姓王的天才人物做過，隻是後來法子漸漸失傳，也就沒人再用。直到二十年前，咱們當年的老東家天縱其才，這才重新拾得了這法子。諸位請看，這棉布比絲綢暖和，價錢又便宜，怎麼也是上好的品質，就算比起南慶京都來講，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那位清秀年輕人似乎極感興趣，說道：“給我來一尺試試。”

店老板臉色一黑，聽出對方是南慶口音，罵咧咧說道：“原來是老鄉，我說這位官老爺，哪有咱們南慶人來北齊買棉布的道理，更何況別人都是成捆成捆買，您這倒好，來一尺試試？”

年輕人嘿嘿一笑，拱拳告了個歉，退出店門，仰看看著橫招牌上那幾個字，皺眉道：“這字寫得可真是難看。”

店老板大怒，罵道：“這是咱們店老東家親筆所寫，你這不識貨的家夥，速速退去！”

年輕人嘿嘿一笑，領著三位下屬又去了旁邊一個店鋪。這年輕人自然就是範閑，他嘴裏所說難看的字、自然是他母親許多年有留下的墨跡，與箱子裏的那封信上字跡倒是相差不大一模一樣的難看啊！

逛了一會兒，範閑便知道了，這幾間鋪子都是南慶皇商在北齊開的產業，當然，更多年前，這應該都是葉家的產業，隻看賣的那些東西，就知道老媽當年肯定從天下貴人的手中不知道賺了多少銀子。

走在秀水街上，走在母親題字的招牌之中，範閑有些略略恍神，竟似不願意再走了。

“大人，我們不去長寧侯府，來這裏做什麼？”林靜在一旁擔憂問道。

範閑略略一怔，醒過神來笑著說道：“當然是來買禮物的，哪裏有空手上門的道理。”

說著這慶，他已經掀起衫角，踏入了那家門臉最闊的玻璃店中。隻見店中陳列著各式各樣的玻璃製品，看著華美異常，有扁形大酒觥，雙耳樽，透玉壺，以酒具為主，還有各式各樣的小用具，包括玻璃製成的蟲盒，各式棋具，甚至還有一盞晶瑩剔的小油燈。

整個店中一片水晶般，奪人眼目，範閑心頭生起淡淡驕傲，雖然他來這世上似乎總在混日子，並沒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，但看著母親留下來的這些事物，不由想著，某人都弄完了，自己還弄什麼弄？

店老板先前已經聽見這幾人在旁邊的說話，知道是南方的同鄉，笑吟吟說道：“諸位，不是老夫不願做諸位生意，隻是諸位要是在上京買玻璃，實在是有些虧啊。”

範閑笑眯眯問道：“我知道、在上京肯定比在咱們慶國要賣得貴許多，不過我看北齊皇宮用了好多玻璃，難道他們就不嫌貴。”

店老板眉開眼笑道：“世上最傻的客戶是誰？當然就是皇帝，北齊皇宮那筆生意，聽說是咱們老東家當年做的最大一筆買賣，那數額將天底下其餘的富商全部都嚇傻了。”

範閑笑得那個得意、說道：“您這話膽子倒大，身在北齊，難道不怕那些官差捉你？”

“不怕不怕，隻要咱大慶朝還是天底下最強的國家，咱們這些行商的，走到哪裏都不會受欺負。”話雖如此，但店老板還是訥訥地低下了聲音，繼續說道：“世上最傻客戶那句話...可不是我能說得出來，聽師傅說，也是老東家當年說過的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忽然開口問道：“你的師傅是大葉還是幾葉？”

店老板一怔，抬起頭來看著範閑，似乎很難相信這個漂亮的年輕人居然會知道這麼多事情，一時間竟是忘了答話。

林靜在旁邊微笑說道：“這位是此次使團正使範閑大人，你雖然遠在北方，想來也知道範大人的來曆。”

範大人？那可是後幾年所有皇商的大掌櫃！玻璃店的老板大驚失色，趕緊掀起前襟，對著範閑跪拜了下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